

勝利前後

凌錫祖

官兵三人光復天堂

抗戰後期，江蘇省政府由蘇北淮東遷到安徽省皖北的阜陽；我則因公留在皖南，主席王東成（懋功）氏急電召我星夜趕往阜陽。當時皖南到皖北交通非常不便，適有安徽省黨部委員魏壽永先生（在臺現任立法委員）亦因公需赴皖北的立

作反攻之部署。被推者為我與張淵揚先生，（現留居美國，在聯合國任職），正在作入境前的研究與部署時，省府忽接立煌轉來的重慶電話，知日寇已宣佈投降。江蘇為首都所在之地區，特為重要，省府於次日即召開緊急會議，仍推我與張委員淵揚先行馳往，代表省府作接收前之種種準備。

沿鐵路兩旁的電線桿均為匪軍破壞，每根都被砍倒在地。當時有人形容共匪破壞鐵路的情形，謂之曰：「肝腸寸斷」，確非虛語。

煌，乃相約同行。途中所經，除屬於我方控制區外，有大刀會、小刀會、叛軍區、共匪區、清鄉區、敵區、陷區，……形形色式，真是寸步為艱。所利用的交通工具，有汽車、人力車、輪船、帆船、步行、轎子等等。歷時一個多月，方到達阜陽鄉間的小李寨——江蘇省政府的所在地。

我與張淵揚先生率省府一部份職員很快就啓程，路線是由津浦路南下，以南京為目的地。到蚌埠時，即晤駐防偽軍將領吳化文，知蚌埠當時已由匪軍包圍，正發動攻勢。我等乃正告吳化文必須堅守，並勉以維持地方秩序，免地方遭受塗炭，人民遭受傷害。誰知當晚十時許，匪軍即集結來攻，槍砲聲齊作。匪軍愈攻愈猛，至夜間一時許，已達蚌埠之近郊，情勢危急。吳化文不得不商請日軍增援，直至拂曉，方將匪軍擊退。離蚌埠後，仍乘津浦軍車南行。車行甚緩，因沿路均遭匪軍破壞，鐵路隨修隨行，而匪軍則隨修隨即破壞。修理鐵路的器材，亦極缺乏。有時我們因為等候修鐵路，而停留在一個小站上要等到好幾天

我們到達南京的日子，正和前進指揮官所冷欣指揮官的到達是同一天。我們訪問冷指揮官做了一次連繫。江蘇省的偽省長任援道，時因兼任偽第一方面軍的職務，留駐南京，我們代表省府與任援道見面一次，通知他下列各點：（一）在接收前江蘇省各地區及首都的治安應負責維持；（二）江蘇省各級機構應負責保持現狀；（三）江蘇省的公產、財物應負責保管，勿使有私相轉移情事。

勝利前後

王主席召我北上之目的，在與我商討如何統一蘇北地區游擊部隊的問題。我因為在蘇北工作日久，與各部隊將領，多有深厚的交誼，未及一個月，此一問題即告順利解決。當時省府會議仍按時舉行，所商討者多為策反江蘇境內偽軍及淪陷區內的民衆組訓問題，迄三十四年夏末，對日戰爭已現勝利之曙光，省府推派委員二人赴敵後

在南京因與有關各方面做連繫工作，就延了好幾天；我個人隨即轉往鎮江。鎮江，是戰前江蘇的省會，有前往巡視之必要。當時駐鎮江的偽軍係偽綏靖第三方面軍、熊育衡為首長。到鎮後，見鎮江的人心雖然振奮，但社會秩序則不安定。尤以，匪軍之活動突然加強，每日夜間匪軍常派匪徒携械到市區擾亂，甚且可以繳警察的槍械，濫捕市民，簡直是人心惶惶。江都縣長張濟傳兄為顧慮我的安全，特由揚州調派衛士一班來鎮

暫作我個人的警衛。

在鎮勾留期間，接揚州駐軍陳泰運總指揮電約渡江一晤。陳泰運先生出身於中央大學及中央軍校一期。抗戰期間，初任蘇北指揮官，繼任長江下游挺進軍總司令，我駐蘇北曾與彼共事數年，相處甚得。到揚州，知蘇北我軍集合於點線以後，匪即開始作面的推展。而偽軍孫良誠部雖已接受了中央的番號，但以給養等問題未解決，呈現不穩定的情緒。當時的中央正規軍尚未開到蘇北，比較可靠的力量僅賴於原在蘇北的游擊部隊。

江都的縣長張濟傳與中國國民黨江都縣黨部的書記長楊祚杰在家鄉均有領導能力，抗戰八年在敵後堅持原地奮鬥，艱苦卓絕，深得地方人士之信仰，當時均已回城辦公，是穩定揚州的主力。

江蘇的省會，在偽組織期間，是在素具「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譽的江南蘇州。我是代表江蘇省政府第一個到蘇州的人。我那天到蘇州僅帶了一名副官及一名憲兵。當地的人因為看到中央指派的人員第一個以公開身份出現在蘇州，視為一件新奇的事，一窩風地擠到車站，擠到觀前街的兩旁，可以說得上是萬人空巷了。在蘇州車站下車後，已是下午，先到樂鄉飯店休息。駐蘇某游擊部隊長聞訊特派來轎車一輛，車頭插了一面小國旗，以供使用。

我到樂鄉飯店休息時，由副官用電話通知偽省府。在我到省府時，副官與憲兵隨車同行。道路兩旁擠滿了人，行車極為困難。車行至觀前街

時，忽有一個年約七、八歲的小孩在街上來回地跑，不幸竟被我乘的車撞着，並且被輪胎碾過。一時大街兩旁圍觀的人羣爭相驚呼，警察也來了。我即下車開照警察，立刻用車將受傷的孩子送醫院急救，將情形與省府隨時聯絡，又派隨行的憲兵留下照應那個孩子。

主席接收一支手鎗

偽江蘇省政府設在拙政園內，拙政園是蘇州的名園之一。辦公處室分配在園中的亭臺樓閣，環境極為優美。接待我的是當時偽省府的秘書長徐桂。他將留在蘇州的偽廳處長一一介紹見面，簡報了各部門的狀況，然後在園內各處巡視一週。我記得當時園內添建了一座純粹日式的高級住屋，完全是舖的「榻榻米」。這座日式的房子可能是專門招待敵寇用的。另外，高級人員的辦公桌子，上面鋪着全桌面的玻璃磚，下面襯着是整幅的錦緞。地板上鋪着大幅北平的絲絨地毯，真是窮奢極侈。

我當時正式告訴徐桂：「一、我是江蘇省政府的代表。二、這次來的任務是通知你們準備移交。三、移交工作應造具詳細的清冊。四、人員不得擅離職守。五、物品不得私相轉移。」他均鄭重地承諾，這也就是我此次到蘇州的任務。

當天，偽省府為我預備了住處，在宮巷的「清鄉館」。清鄉館是他們偽省府的高級招待所，裏面的陳設富麗堂皇。晚間，偽省府在清鄉館設宴款待，那天參加的人，除我以外，全是偽組織的高級人員。宮巷裏停滿了汽車，也就是因為這

個緣故，引起了我方特務機關地下人員的懷疑，以為偽組織有什麼重要的集會。我也因為任務簡單，無多耽擱，事先也就沒有和他們聯絡，所以他們一點也不知。他們派了很多人懷着短槍佔領了清鄉館四圍的高地據點，採取包圍和監視。飯吃了一半，在座的一位主人，偽江蘇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楊彥斌忽然報告：「現在清鄉館已為不明底細之人所包圍，且有武裝，其企圖不明。」楊彥斌為了我的安全，即調派一營部隊來保護清鄉館。另外派了一營人在清鄉館到他住宅的沿途佈崗警戒。飯後，他不讓我單獨住在清鄉館，拖我上了他的車子，在嚴密警戒中駛回他的住宅。

楊的住宅在一座佔地很大的花園裏，裏面有兩座房子一座平房和一座樓房。我被安置在平房裏。因為時間已晏，在和楊略談後，即洗澡休息。

第二天清晨，吃了早餐，楊約我散步。那是一座佔地若干畝，花木繁茂的花園。我們逛到汽車間附近，有兩部車子停在那裏，車夫正在沖洗。楊很誠懇地問我：「你喜歡那一部車子？你將來一定要在京鎮、京蘇、蘇滬間奔跑的，車子是少不了的。」我當即答以：「謝謝。我可以乘坐火車，且較方便。」他又指着那兩座房子問我：「蘇州的住宅你總是需要。我交代後即回到無錫的老家，不需要住在蘇州。這所住宅送給你。」我又答以：「我將長住在鎮江。」在園子裏散步了十幾分鐘，又回到我住的平房，楊又說：「我現在送給你一件禮物。」說完就在一個樹裏取出一個紅紙盒捧給我。他說：「這是一枝手鎗，

是保安司令部修械所製造的。」我揭開了盒蓋，見到盒裏安放着一枝新的手槍，和兩個子彈夾。我即詳細問他修械所的設備與生產的情形。我很欣然地告訴他：「這件禮物我很高興收下，我代表江蘇省政府收下。」這件禮物在我回省府復命時即面送王東成主席親收，王主席也很欣賞這件禮物。

我在離蘇州前所要處理的就是那被車撞傷的孩子，我找到了一位省府江南行署的視察，我請他告訴那孩子的家屬：一切醫藥費用均由我負責。如因此殘廢，我決負擔他終身的生活費用。又請徐桂派人到醫院關照主治醫生盡力救治，務期全癒。後來知道那孩子當時傷在腿部，經救治後已無大碍，真是一件幸事，否則，我將抱憾終生。當地的報紙因我處置得很適當，對此事均未作過分渲染之新聞。

勝利後，我即曾將我的家安置在鎮江，雖然那時省會還沒有遷回來。我住的房子本來是熊育衡住的，那是一幢獨立洋樓，房東姓王，在上海經商。熊育衡將那房子讓給我，並且還留了一個很會照應家務的傭人下來。我即派人和房主訂租約，算是有了一個駐足之地。

每經一次戰亂，社會上的財富也就要重新分配一次。我閒來偶然喜歡逛遊大街，那時沿馬路兩側擺滿了舊貨攤子，陳列着光怪陸離的貨品。有極精緻的茶具，有很豪華的酒器，有宋、元的善本書，有舊拓的碑帖，有各種原板書，有歷代名家的真蹟書畫，有各種名貴木材精製的傢具，有外國的原裝沙發，……真是美不勝收。

華夏珍藏劫往扶桑

我會用爲儲備券五十元買了一部大的韋氏大詞典，用拾萬元買了三本碑帖，用三十米換來一部淳化閣帖；後來又用法幣二千元買了董香光的真蹟手卷。祇要你有時間，有鑑別力，就可以隨處得到寶物。據說，這些物品多半是日僑將被遣送返國，乃以很低的代價賣給拾破爛的。另外我的弟弟紹夔當時也會在揚州一個挑荒貨的擔子上買下了一幅張小齋的馬，索價二元。其後我陸續得到很多真蹟古字畫，如張瑞圖的草書條幅，鄭板橋的墨竹中堂，癩瓢子黃慎的人物畫——福祿壽三星……等等，都是極可愛的收藏。

抗戰八年，在敵後工作，那裏會有家呢？勝利後總以爲可以稍獲喘息、精神上可以鬆弛一下了。我在鎮江的新居裏，張掛了幾件我很喜愛，而闊別了八年的書畫，客廳裏懸掛了林子超、陳果夫二先生的對聯，中間是譚組庵先生的行書大中堂。書房裏掛的是戴季陶先生的對聯，王陶民先生的「喜上梅梢」畫幅。休息室裏懸了一堂揚州名家的八條畫幅，作家爲王小某，顧伯達、王虎榜、吳樹本、顧石庵……等人。因爲我唯一的嗜好是欣賞書畫，所以到一處是免不了掛幾幅出來作慰藉精神之用。就是抗戰期間，還將收藏吳梅村的山水手卷携帶在身邊，隨時把玩。另外，在興化時鮑珠明先生送我一幅他的法書條幅。鮑珠明先生當時爲蘇省府委員，並兼任韓副總部的辦公廳主任，才氣縱橫，能文善書，極負時譽。他的字是從魏碑脫胎，自命與徐州張伯英在伯仲

之間。有一天，我將張伯英送我的一條字與他的字並懸在興化住宅的客廳裏，適巧他來談天，也就面對着這兩個條幅端詳了半天；臨行時，他向我說，以後要懸掛請我不要將這兩幅同時掛在一起。我問他，爲什麼呢？他說他的字與張的一比就覺得不免弱了一點。這真是一段藝林佳話。

談起字畫的故事，真是談不完，在抗戰期間，日寇在佔領地區專門喜歡搜括搶劫我國古代的艺术品；被劫去的古字畫一批一批向其國內運去。我們現在在臺灣看到較爲可看的碑帖，幾乎全部是日本的影印本。我國歷代的名書畫也被日本影印成若干輯，於此可見我國抗戰期間損失文物的慘重。在蘇北南通區的某縣裏有一位名收藏家，所有古代精品字畫被敵酋搜括而去。我駐該區某部隊長有一次率部攻擊敵軍時，敵軍大敗而逃；某部隊長鹵獲戰利品無數，其中有幾箱就是被敵酋搜括而去的某收藏家裏的精品古字畫。某部長連夜派人運送上海珍襲藏之。該原收藏家的一位親戚與某部長本係好友，曾以友誼一再請求發還，始終未允，因此交誼破裂。還有，在蘇北銅山區的某游擊司令有一次襲擊敵軍，亦鹵獲了敵酋搜括的一箱字畫，內均係我國歷代名畫。某司令慷慨之至，曾以之作爲戰利品分送長官友好，我就收到過他所送的一幅絹心的米芾真蹟山水。在泰縣地區的某部駐軍，駐地在海安一帶。韓紫老逝世以後，其生前所臨成本的碑帖，其數百部流散在外；幾均在該部隊若干士官手中。我曾親見若干部，其結尾均書有×年×月×日臨碑或×帖第×十或壹佰××通等字，可見前輩對書

編輯報告

法所下功夫之深厚。

江蘇省政府於接收後之初期，仍暫留蘇州辦公，不久也就遷回鎮江之戰前原址。接收之初期，各地不免發生紛亂的現象。迨中央陸續頒發了許多有關接收的命令，辦法日漸完備；在省政府裏還有一個專主管接收工作的委員會負責辦理。在各區中間，徐州是一個很重要而特殊的地方，接收工作也較其他各區重要。因為，徐州是江蘇北部的重鎮。在抗戰期間，偽政府成立後，曾將該地區設置省治——稱為「淮海省」。徐州又是津浦鐵路的鎖鑰，省府設督察專員區於此。當時的專員是馮子固先生。馮先生在抗戰八年中，堅持原地奮鬥，輾轉在該區與敵周旋，任游擊指揮官，艱苦卓絕，深得該區軍民之信仰。勝利後，進駐徐州。省府以該區重要，不同於一般地區，乃推派張委員淵揚與我同往以代表省府督導該地區的接收工作。我們到達徐州後，指導組織接收委員會，統一接收工作，除軍事部門由中央直接派員接收外，其他一般接收的工作，均能很有序地辦理，張委員和我也就顯得輕鬆不少。

(下期續完)

編者

△阮毅成先生系出名門，才氣縱橫，他的青年時代，適逢時代浪潮，洶湧澎湃，不用說當然是精采百出，既富史料價值而又有傳奇色彩。何況阮先生本是性情中人，文章高手，在此時此境鄭重交由中外刊載，信其必將成為轟動一時的佳構。

△國畫大師齊白石的東床快婿易恕致先生，文名藉甚。承他為中外寫了一篇特稿：「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四大名流的軼聞軼事，趣話掌故，歷歷如數家珍，都在這一篇文章中和盤托出，委實是不可多觀之作。

△楊森將軍的「沙場二十年」，寫到長沙四次會戰和桂柳會戰，已屆八年抗戰結束階段。這是在報章和歷史記載中所無從獲知的珍貴史料，由當年率領大軍作戰的主將親筆寫出，令人讀來益增親切之感。

△前年六月曾在中外發表「懷莫柳老」大作，備獲中外讀者景仰的王雲五先生，又給中外親筆寫了一封「讀者投書」，字裏行間，備致嘉勉，使中外同仁頗為感動，因予原件製版刊登。對於愛好王雲老書法的讀者，這又是一份意外的收穫。

△章君毅先生的「黎元洪傳」，高潮叠起，波譎雲詭。這一期寫到袁世凱命段祺瑞押送黎氏晉京前後，有許多刻劃入微，鞭辟入裏的

內幕秘勿，實在是引人入勝之至。

△盧月化教授旅遊紐約兩月，她以一篇「紐約過客」寫盡了她在紐約所獲的新知、靈感、口福和師友重逢的快樂。值得我們一讀再讀。

△喬家才先生的「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以他個人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描繪出北伐勝利，全國統一以前，光明來臨前的黑暗時期。內情相當曲折，文字亦至為動人。

△汪公紀先生又有佳作：「雄略天皇奪佔將軍寵姬」，是千真萬確的歷史故實，宮闈秘勿。其緊張恐怖，曲折離奇處，豈是坊間一般說部所可以比擬。

△凌紹祖先生的「勝利前後」，記述他在蘇北游擊戰區與日軍作戰，以至抗戰勝利前後的經歷，雋永生動，中年以上從大陸來臺人士讀後，當有不盡的懷念和感觸。

△王成聖教授的巨著：「六十年來的中國」寫到中華兒女慷慨壯烈，可歌可泣的一章，從九一八事變到八年抗戰期間的全民游擊戰，有許多珍貴的史料得自於戰後日本戰犯的審判紀錄，言人所未曾言，可以說是相當的難能可貴。

△樂恕人先生因在東京事冗，續稿寄送延誤，暫停一期，希讀者鑒諒。